嘉靖寧夏新志

寧夏新志卷之四

沿革考證

志寧夏而詳於沿革及赫連拓跋之考證者何歟按古以鑑今也按古以鑑今者何歟蓋是地開拓之始末用力之難易暨唐宋之俶得倏失本於任人之有賢有否運籌之或優或劣盡可為今之準也故竹山不避其繁而備載之茲又增其所未備者

夏禹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禹貢蔡沈傳按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

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瀦水淺瀨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事遂寢

漢

北地郡十九縣內靈武富平靈州隷之 朔方郡十縣內朔方臨河隷之文獻輿地考

甲寅世宗孝武皇帝元朔二年春正月立朔方郡募民徙之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輸上用其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即什賁故城也

辛酉元狩三年秋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饑乏不能賑救乃徙於關西朔方新秦中七十餘萬口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新秦今河東舊麟州也

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至朔方勒兵而還 上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使告諭單于乃還

己丑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冬十二月盧芳入塞掠據朔方等五郡 初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遣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

迎芳入立為漢帝朔方人田颯等各起兵至單于庭迎芳入塞都九原縣掠有朔方等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

辛卯七年冬盧芳朔方郡降 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其朔方太守田颯舉郡降帝令領職如故

丙寅孝順皇帝永建元年秋七月增置朔方緣邊兵屯

己巳四年秋九月詔復北地郡 虞詡言北地以西山川阻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

之處難以爲國上從之使謁者督從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濬渠屯田

南北朝

夏州 後魏置 **弘化郡** 西魏置文獻輿地考

甲辰 梁武帝普通五年魏孝明帝正光五年 **魏朔方胡反夏州刺史源子雍討平之** 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城中食盡刺史源子雍留其子延伯守統萬乃帥衆詣東夏州運糧爲胡帥所禽延伯以義感衆奮厲固守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禍福賊衆遂降時東夏州闔境皆反子雍與北海王顥約兵轉鬭而前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粟挽芻以饋統萬二夏獲全

癸丑梁中大通五年魏孝武帝永熙二年秋八月魏以宇文泰爲夏州刺史賀拔岳遣詣洛陽密陳高歡反狀魏主書以岳爲都督二十州軍士岳遂引兵屯平涼夏州刺史彌俄突附岳靈州刺史曹泥附歡岳以夏州被邊要重表用宇文泰爲刺史

乙卯梁大同元年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孝靜帝善見天平二年春正月魏將軍李虎等攻靈州宇文泰遣李虎等擊曹泥虎等招諭費也頭之衆與之共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

丙辰梁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春正月東魏大丞相歡襲魏夏州取之魏靈州亦叛附于歡高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不火

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禽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降東魏魏人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歡登阿至羅騎徑度靈州遶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迎泥拔其遺戶五千以歸

隋

靈武郡六縣迴樂弘靜懷遠靈武鳴沙豐安文獻輿地考

壬戌隋高祖文皇帝仁壽二年冬十二月除治書御史柳彧名配懷遠鎮彧嘗按楊素事過於臨蒞素銜之蜀王事敗素奏彧受王遺婢乃除名配戍懷遠鎮

唐

夏州三縣朔方寧朔德靜靈州四縣迴樂懷遠靈武保靜文獻輿地考

天下諸州屯九百九十有二靈州之屯三十有七夏州之屯二每五十頃爲一屯唐六典

丁亥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二年夏四月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爲夏州

丙午二十年秋八月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

隆之敎勅諸部遣使請吏遂勒石帝以新興公主許嫁薛延陁既而幸靈州求隙與之絕昏薛延陀多彌可汗寇夏州尋亦國破被殺餘衆立眞珠兄子咄摩支遣使奉表請居欝督軍山之北上自詣靈州招撫李世勣至欝督軍山咄摩支降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使紀之爲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丙申中宗皇帝嗣聖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秋九月突厥寇凉州執都督許欽明以寇靈州默啜寇凉州執欽明自隨以居靈州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

丙午神龍二年冬十二月突厥默啜寇鳴沙默啜寇鳴沙靈武總管沙吒忠義與戰敗死者六千餘人

戊申景龍二年春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突厥默啜悉衆西擊突騎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六旬而城首尾相應皆據津要於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鎮兵數萬人城不置瓮門守具且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壬戌玄宗皇帝開元十年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

節度使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州軍三受降城以宰相張說兼領之

丙戌天寶五載春正月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忠嗣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仗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在其掌握累獲大捷

丙申十五載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帝避安祿山之禍出奔蜀留太子討賊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社鴻漸等迎於平涼北境歲五上是日即位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楊炎受命宮頌幷序臣聞享天降命惟德也戡難奉時惟聖也必有非常之運是興機亂之功君以蒼生爲憂不以濡足爲患以寧濟爲業不以脩身爲道此陶唐所以捨而不畏舜禹

所以受而不疑靈武宮皇帝躍龍之所曰者豺臣
竊命四海蕩波我聖皇天帝探命歷之數啓龍圖
作受命之書付于我皇帝皇帝方遊崆峒以求至
道於是群公卿士負玉旒金璽望氣芒碭之野三
進於閶闔之中曰臣聞在昔蚩尤連禍大盜中國
神農氏兵莫能勝天降玄女勑軒轅氏大定其災
厥後堯有九州之害而命禹禹以四海之功而受
舜陛下主鬯大位十有九年精爽者皆美德馨乾
坤也必闡幽贊玄德上達景福有歸六聖覩命歷
之期兆人有臨難之情陛下畏災運而不寧棄黎
元而不顧以至仁爲薄以大寶爲輕臣等若不克
所請與億兆之衆披髮拊膺號於天而訴於帝矣
皇帝唯然改容曰豈人心鄉丁卯廣平王俶太尉
光弼司徒子儀尚書左僕射冕兵部尚書輔國與
北軍將士西上耆老萬五千人排闔以訴帝曰今
豺狼宂居宮闕陛下兆庶爲餌宗廟爲墟若臣等

誠懇未通是高祖不歆於太廟且陛下涉渭則洪流洄迴鑾則慶靈見布澤而川池廣勤道而嘉禾生靈秖髣髴玄貺幽感臣聞符命待聖而作天運否終而會葳蕤肸蠁會也睿武英明聖也臣等敢昧死上聞帝乃瀝齋宮啓金匱嗚咽拜受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元年尊聖父爲文武大皇帝是日煙雲變作士庶踴躍黄龍見於東野紫氣滿於天門翌日也數百里衣裳會兼旬也數千里朝貢會踰月也天下兵車會浹時也四方戎狄會以一旅成百萬之師率胡夷平社稷之難禮郊祀冀聖皇與人合誠心以氣消天厲動罔不吉歆無不報是以白鹿擾於王庭靈芝産於延英化動而功成淵默而頌聲言禪代者陋蒼梧易姓之名語嗣守者羞唐堯積善之辱述戡定者歎四紀而後夏美中興者嗤三六而臧新於戲神祇之所歸往品物之所法象啟飛龍於尺水仗大義而東向矣

謨發號實在茲都頤篆石宮庭以垂萬古俾過山澤知風雨之奧窮造化識天地之爐臣炎稽首敢獻頌曰赫赫河圖啓天之祜雲從億萬皇在九五爲昔陶唐克傳舜禹濩也武也夫何足數彼妖者勃惟桀惟貪天實命人將不堪皇曰内禪于再于三盡武之善去湯之慚兵卒百萬洶洶雷霆橫會九州爲行爲陣恃力者暗從命者順孝以奉天神而撫運至德唐堯崇功大禹皤皤北叟垂白而覩沛邑空歌周原已古徘徊頌聲永介茲土

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子儀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乙巳代宗皇帝永泰元年秋閏九月以路嗣恭爲朔方節度使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荊棘立軍府威

令大
行

癸亥德宗皇帝建中四年冬十一月靈武鹽夏渭北諸將合兵入援遇賊潰歸帝上奔奉天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夏刺史戴休顏時奉渭北節度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用盧杞言從漢谷出爲賊所邀死傷甚衆四軍皆潰

丙寅貞元二年冬十二月吐蕃陷夏銀麟州

丁卯三年秋七月以韓潭爲夏綏銀節度使吐蕃之戍西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於是詔振武

之綏銀二州以渾爲節度使帥神策之
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

己亥憲宗皇帝元和十四年冬十月吐蕃寇鹽州靈

武將擊破之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
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
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
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
問朔方人以爲俱没矣無何奉敬自他首出吐蕃
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於是中書門
下上表稱賀曰臣某等言臣等今日面奉德音靈
武大破吐蕃擒生斬將者伏以虜謀武經陰隲上
略兵符所授攻戰多方蠢兹犬羊尚勞熢燧群師
稟命中權戒嚴犄角相因初設險於三覆奇正合
發俄獻功於七擒數酋渠之首級積戎械於亭候
勝氣餘勇鼓行無前即叙可期有征斯在臣等謬

居樞被莫効淆埃每承以律之貞坐祠止戈
之運無任慶抃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辛未宣宗皇帝大中五年春二月以李福爲夏綏節度使上頗知党項之亥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党項遂安

己巳晉李存勗岐李茂貞淮南楊溥稱唐天佑六年梁主晃開平三年冬十一月岐遣劉知俊攻梁靈州梁遣兵救之大敗而還岐王茂貞受劉知俊降欲取靈州以處之使自將兵攻之朔方告急于梁梁遣康懷貞王彥章等將兵救之爲知俊所敗

己丑後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四年吳楊溥太和元年冬十月唐以康福爲朔方節度使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每以對上安重誨惡之以靈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被害以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遣萬人衛送之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遇吐蕃野利大蟲一族數千帳福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由是朔方始受代

丙申唐主從珂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冬十二月晉以張希崇爲朔方節度使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爲政有恩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使爲靜難節度使至是乃使鎮朔方

己亥晉天福四年春正月晉以馮暉爲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

羌胡寇鈔無復畏憚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爲強大暉至超入賀暉厚遇之因於城中治第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内遂安

丙午 晉出帝重貴開運元年 秋八月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暉任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期年至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會有羌胡之擾使將關西兵擊之過旱海糗糧已盡拓跋彥超衆數萬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饑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爲患請公嚴陳以待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少勝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

日嘌入靈州

宋

癸亥高宗皇帝紹興十三年金熙宗亶皇統三年春三月夏地震逾月止地裂泉湧出黑沙是歲大饑

甲子理宗皇帝景定五年蒙古世祖皇帝至元元年春正月蒙古遣唆脫顏郭守敬行視寧夏河渠至元元年命藁城縣人董文用為西夏中興省郎中文用開漢延唐來秦家等渠墾水田以授夏人爭以渾都海作亂渠復壅塞至是因張文謙薦邢臺縣人郭守敬為西夏河渠提舉守敬因舊謀新更立牐堰渠復通夏人利之遂

立生祠以祀守敬

秋七月蒙古以中書左丞張文謙行省夏中興等路尚書省事中興元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求蜀士爲人僕隷者得五六人授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者爲吏教以案牘句月之間樞機沿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爲之一變又疏興州古唐來漢延二渠及夏靈應理鳴沙四州正渠十支渠大小共六十八溉田十萬餘頃而行省郎中董文用銀符副河渠使郭守敬寔佐其事

丙寅度宗皇帝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夏五月蒙古禁寧夏良田爲僧所據者聽蒙古人分墾

元

庚寅世祖文武皇帝至元二十七年春三月復立營田司于寧夏

戊申武宗皇帝至大元年春三月立寧夏河渠司秩五品官二員參以二僧爲之

辛亥四年春三月寧夏地裂

丁丑順帝至元三年春二月立宣鎮侍衛屯田萬戶府于寧夏夏州北渡烏水經賀蘭澤拔利干澤過沙次內橫劃沃野泊長澤白城百二十里至朱渾水源又經故陽城澤橫劃北門突紇利泊石子嶺百餘里至阿頹泉又經大非苦鹽池六

十六里至賀蘭驛又經庫也干泊彌鵝泊榆禄渾泊百餘里至地顏澤又經步拙泉故城八十八里渡烏那水經胡洛鹽池紇伏干泉四十八里渡庫結沙一曰普納沙二十八里過横水五十九里至什賁故城又十里至寧遠鎮又涉屯根水五十里至安樂戍戍在河西壖其東壖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濟栅也北經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經故後魏沃野鎮城傍金河過古長城九十二里至吐俱麟川傍水行經破落山賀悅泉百三十二里至步越多山又東北二十里至纈特泉又東六十里至賀人山山西礦石有詰特犍泊吐俱麟川水西有城城東南經拔頡那山二百三十里至帝割達城又東北至諾真汊又東南百八十七里經古可汗城至斷澤又東南經烏吐谷二百七十里至古雲中城又西五十五里有綏遠城皆靈夏以北蕃落所居容齋三筆

河水又北過富平縣西河側

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爲青山河又北逕富平縣故城又北過薄骨律鎮城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又經典農城東世謂之故城富平縣即此也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又與北枝津合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園北流入河酈道元水經

汝礪論曰夏州在禹貢爲荒服在周爲秦傒畜栝之地入漢設郡縣徵兵賦猶爲中國有也晉衰而赫連熾唐末而拓跋興加以繼遷元昊之徒世濟其奸尋僭大號撓沸疆圉陷沒郡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說者謂節度當受代而世襲

唐任人之弊也靈州寇邇河壖賊之動定足以
偵壓可守而不守又横山之險自高以臨關中
可取而不取宋形勝之弊也然抑豈特形勝之
失而已哉方鎮過於削弱而兵力不競將帥多
出親倖而賞罰蒙蔽宋之爲宋如此而况北臨
契丹無厭之兵西當靈夏桿獷之虜安得而不
敝且窮哉嗚呼拓地而能守得衆而能馭德澤
深而法制密謂之千載一時萬世無弊者幸有

見於

今日

寧夏新志卷之五

赫連夏考證 按赫連之先有劉虎者漢時匈奴南單
于之苗裔也匈奴劉猛死虎代領其衆
居新興號鐵弗氏胡人謂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因
以鐵弗爲姓代魏拓䟦欝律擊破之走出塞虎死
其子劉衛辰降符秦攻魏魏主拓䟦圭擊之走死
少子勃勃奔没弈干再奔後秦姚興使鎮朔方襲
殺没弈干而幷其衆恥姓鐵弗自謂帝王者爲天
之子遂改其姓曰赫連氏言其徽赫與天連也其
非正統者曰鐵伐氏言剛銳如鐵堪伐人也勃勃
字屈子小字屈丐性驕奢貪猾視民如草芥嘗置
弓劒於側群臣迕視者鑿其目笑者抉其脣諫者
先截其舌然後斬之築居統萬城城高十仞基厚
二十步上廣十步宮墻高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
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錦繡尤好矜大名其

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初稱大夏天王再稱皇帝在位十九年殂子昌立三年魏主燾擒殺之弟平原王定立四年吐谷渾執獻于魏魏殺之三世共二十六年而亡

辛卯晉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冬十月匈奴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死少子勃勃奔没弈干納之

衛辰遣子直力鞮率衆九萬攻魏南部魏王拓跋珪引兵五六千人大破之獲直力鞮衛辰為其下所殺宗黨誅戮殆盡諸部悉降其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送没弈干以女妻之

丁未安帝義熙三年夏六月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

王魏常山王遵等率兵襲沒弈干沒弈干棄其部帥衆與劉勃勃奔秦州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後秦王姚興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於勳舊乃以爲將軍使助沒弈干鎮高平伺魏間隙不果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鎮朔方遂叛秦會柔然獻馬于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弈干而幷其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置百官建元龍升

冬夏王勃勃破薛干部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

降之遂進攻秦及南凉大破之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諸將諫曰大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幷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

我有待與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則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勃勃求婚於南涼禿髮傉檀不許勃勃帥騎二萬擊破之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癸丑九年春夏築統萬城

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其造兵器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改元鳳翔

戊午十四年冬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劉義真逃歸

劉裕既取長安遂東還留子義眞都督雍梁秦諸軍事勃勃聞之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

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使其子璝帥騎三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夏兵至胃義真悉召外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于夏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義真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傅弘之諫不聽赫連璝帥衆追之弘之蒯恩斷後力戰至青泥大敗為夏兵所擒義真獨逃草中參政段宏追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而歸弘之不屈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髑髏臺勃勃還長安大饗將士稱皇帝改元昌武

己未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夏人陷蒲阪○夏主勃

勃還統萬夏群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纔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乃置南臺于長安以赫連璝錄尚書事而還改元眞興

甲子宋少帝景平三年文帝義隆元嘉元年魏世祖大武帝燾始光元年冬十二月夏世子璝殺其弟倫倫兄昌討璝誅之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倫璝將兵伐倫倫拒之敗死倫兄昌襲璝殺之幷其衆歸於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

巳丑宋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秋八月夏主勃勃殂子昌立改元承光

丙寅宋元嘉三年魏始光三年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十一月魏

主入統萬別將取蒲阪及長安崔浩言於魏主曰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於是遣奚斤襲蒲阪周幾襲陝城以薛謹爲鄉導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宴群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昌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阪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十二月奚斤入長安秦雍氐羌皆降于魏魏主還平城所徙夏民多道死

丁卯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夏六月夏主及魏主戰于統萬敗

走上邽魏取統萬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抜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魏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戰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魏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絶宜隱軍分出奄擊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

勝遂夏主至城北夏衆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將裙繫之槊上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等物不可勝紀頒賜將士有差納夏世祖三女爲貴人赫連定聞統萬破奔上邽魏王召奚斤等班師斤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今因其危滅之爲易故請益鎧馬給兵萬人馬三千匹并娥清二堆使共擊夏魏主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鎮統萬

戊辰 宋元嘉五年 魏神䴥元年 春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尋殺之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擒其二將復取長安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也平涼

奚斤進軍安定斤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丘堆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堆走還城因乘勝日夜抄掠魏兵不得芻牧監軍侍御史安頡曰今猛寇遊逸于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死在旦夕等死死戰不亦可乎今斂諸將所乘馬可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且赫連昌勇悍無謀每自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奚斤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王定收餘衆奔還平涼即位改元勝光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竟以謀叛見殺賜頡眷等爵不及斤斤深恥無功乃齎三日糧追夏主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夏軍將遁會魏亡將歸夏者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清皆爲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奔

蒲阪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阪以拒之

辛未 宋元嘉八年 魏神䴥四年 **春正月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 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王乞伏暮末窮蹙輿櫬出降送于上邽殺之并其族 **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 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壬申 宋元嘉九年 魏延和元年 **春三月吐谷渾送故夏主定于魏魏人殺之** 魏既殺赫連定因進吐谷渾王慕璝官爵

汝礪論曰勃勃之西亡也身蕩然無所投志恐恐以必死使薛干忌魏而不恤没弈干吝其女而不納則不過沙中一枯骼耳然而辯慧足以動姚興之愚梟鷙足以當拓跋之衆衆以王買德阿利之徒爲之駿奔賛畫封青泥以爲垣扼潼津而作塹西吞秦凉南跨漢沔北距雲代據統萬之堅擅百二之富亦可謂一時之雄矣夫何狼子野性終昧遠圖妻人之女而奪人之國

受人之託而攘人之地壯臺榭盡繡之後起門門侈大之名他如髑髏之臺修動宇宙而鑿目抉各截舌之政又皆曠古之毒然卒全首領老死牖下者狡猾有以致之也故一傳而昌鼓勇稍以自臧再傳而定吹餘燼而遠鎖二十六年之間石火電光之業仁義不施貪殘自負欲長其命脈以齊驅代魏爲可得哉

寧夏新志卷之六

拓跋夏考證

夏本拓跋魏之後流為党項別部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來歸賜姓李世居平夏僖宗中和初拓跋思恭文獻通考作思敬乃以兵討黃巢有功復賜姓李拜夏綏節度使思恭卒弟思諫代為靜難節度使唐亡歸梁卒思恭孫彝昌嗣其將高宗益作亂殺之將士立其族父蕃部指揮仁福梁封朔方王梁亡歸唐卒子彝超嗣卒兄彝殷代之文獻通考作彝歷事唐晉漢周北漢俱被顯爵宋太祖建隆初獻馬以玉帶賜之乾德中卒太祖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叡立以破北漢吳堡功累加檢校太尉卒太宗廢朝二日贈侍中子繼筠立授檢校司徒定難節度觀察留後遣兵助征北漢畧太原踰年卒弟繼捧立尋率族人入朝獻地因其願留乃授彰德

軍節度使其族弟繼遷居銀州數爲邊患詔繼捧圖之初繼遷高祖思忠嘗從其兄思恭討黃巢射渭橋表鐵鶴沒羽既而戰沒僖宗贈宥州刺史祠於渭陽曾祖任顏仕後唐銀州防禦使祖彝景嗣於晉父光儼嗣於周繼遷生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及繼捧歸宋時年二十志落落遂叛去數與繼捧戰不利乃歸欵後復與繼捧謀寇靈州遣李繼隆討之執繼捧送闕下詔釋其罪封宥罪侯卒繼遷反復不臣屢勤王師眞宗咸平初遣使脩貢授夏州刺史定難節度益功臣號封其母衛慕氏衛國太夫人繼遷陷西凉中創死子德明立後德明追上繼遷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元昊追謚曰神武廟號太祖墓號裕陵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即位於柩前奉表歸順封西平王仍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號德明大起宮室于鏊子山

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仁宗明道元年卒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仁宗與皇太后成服於苑中遣使贈卹子元昊立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五月五日生國人以其日相慶賀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身長五尺餘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德明嘗使人以馬推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年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以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弱冠破回鶻遂立爲皇太子又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

牧畜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
封丙平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氈冠
紅裏冠項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
日則見其官屬官制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
樂器其曲則唐也其官分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
曰三司曰御史臺曰開封府曰翊衛宮計受納農
田群牧磨勘六司曰飛龍文司二院曰蕃漢二學
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
命蕃漢人為之文資則幞頭鞾笏紫衣緋衣武職
則冠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衣紫
旋襴金塗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韣
馬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紫皂地繡
盤毬紫花旋襴束帶民庶衣青綠以別貴賤每舉
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
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乃居興州地方萬里皆即
堡鎮號州部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

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
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
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
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以諸河爲溉興靈則
有古渠曰唐來曰漢延皆支引黃河故灌溉之利
歲無旱澇之虞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爲
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贍一人爲一抄四丁
爲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贍
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凡正軍給長生馬駝各
一匹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橐駝五
旗鼓鎗劍棍棓杪袋披氈渾脫背索鍬钁斤斧箭
牌鐵爪籬各一刺史以下無帳無旗鼓各馬駝一
箭三百幕梁一謂織毛爲幕而以木爲梁也凡兵
三人同一幕有砲手二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砲
於橐駝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
郎若脫却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有左右廂立十

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寧曰韋州靜塞曰西壽保泰曰卓囉和南曰右廂朝歌曰甘州甘肅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鎮燕曰白馬強鎮曰黑山威福曰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蒻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鹽州天都韋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別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選豪族善弓馬者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爲前軍乘善馬被重甲刺斫不入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每有事於西則自東點集而西有事於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發兵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用兵多立虛砦設伏兵包敵戰

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其人能寒暑饑渴岀戰率用隻日避晦日齋糧不過一旬弓用皮弦矢用沙柳箭惡雨雪晝舉煙揚塵夜篝火以爲候不恥奔遁凡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於地衆射而還篤信機鬼尚詛呪每出兵則先卜以艾灼羊髀骨謂之死跋焦卜師謂之厮覡視其兆上處爲神明近脊處爲主位近傍處爲客位蓋其俗以所居正寢中一間以奉鬼神人不敢居而主客之位則近脊而傍也故取象於羊骨如此又夜以羊焚香呪粟以食之食盡則搖其首乃殺羊視其腸胃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和謂之生跋焦又擗竹於地若揲蓍以求數謂之擗筭又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災祥五穀之豐稔俗皆土聖惟有命得以厖覆之以鬼名守全等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充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

蕃學元昊自製蕃書命仁榮演譯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教國人以此紀事又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仁宗寶元初稱皇帝凡五娶一大遼興平公主二宣穆文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憲成皇后野利氏四沒移氏五索氏在位十七年改元開運一年廣運二年大慶二年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殂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號太陵朝廷遣官祭弔賜賻長子諒祚立小字甯令哥國語謂懽喜為甯令兩岔河名也沒藏氏與元昊出獵至此而生遂名焉寔慶曆七年丁亥三月六日也方期歲即位朝廷封為夏國主母族訛龎專國諒祚討殺之已而請去蕃禮從漢儀詔許之又表求大宗御製草詩隸書石本且進馬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英宗治平間屢入寇在位二十年殂改元延嗣寧國一年大祐垂聖三年福聖承

道四年輝都六年拱化五年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墓號安陵長子秉常立恭肅章獻皇后梁氏所生也秉常幼梁氏攝政神宗熙寧二年用爲夏國主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詔許之尋被幽執秉常在位二十年殂改元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禮定一年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曰獻陵長子乾順立昭簡文穆皇后梁氏所生也哲宗元祐二年封夏國主仍節度西平王建國學設弟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遼以成安公主下嫁金滅遼乃稱藩於金自後宋使至者保見之始用敵國禮高宗紹興九年靈芝產於國中乾順作靈芝歌在位五十四年殂改元天儀治平四年天祐民安八年永安三年貞觀十三年雍寧五年元德八年正德八年大德五年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長子仁孝立正史作天祈尊其母曹氏爲國母納後罔氏上尊號

日制義去邪乃建學立教釋奠孔子而帝尊之策舉人立唱名法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增修法律賜名鼎新立通濟監鑄錢立翰林院以焦景顏王倹等爲鼎學士俾修實録移置中書樞密於內門外大禁奢侈封制蕃字師對利仁榮爲廣惠王在位五十五年殂改元大慶四年人慶五年天盛二十一年乾祐二十四年謚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墓號壽陵長子純佑立章獻欽慈皇后羅氏所生也改元天慶在位四十年從弟李安全廢之而自立純佑尋殂謚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墓號莊陵安全立之四年降于元又二年殂在位六年改元應天四年皇建二年謚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墓號康陵有子曰承禎未立族子遵頊立改元光定于金封爲夏國王寧宗嘉定十六年元兵攻夏傳國于其子德旺遵頊在位十三年又二年殂謚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德旺改元乾定四年以憂悸殂廟

號憲宗弟子晛立二年元主克夷城邑繫晛以歸
自宋太平興國七年繼遷開基凡十二主二百五
十八年
夏亡

己丑唐太宗文武皇帝貞觀三年冬閏十二月党項
別部拓跋赤辭降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號平夏州

辛丑僖宗皇帝中和元年春二月宥州刺史拓跋思
恭糾兵討黃巢

壬寅二年春正月以拓跋思恭爲京城三面都統

庚午晉李存勗岐李茂貞唐天祐七年梁主晃開平四年夏四月梁夏州亂殺

節度使李彝昌以其族父李仁福代之

癸巳唐明宗李嗣源長興四年春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　三月唐以李彝超爲彰武留後安從進爲定難留後彝超拒命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從爲彰武留後安從進代爲定難留後四月彝超上言爲軍民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關中民輸運困竭彝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

辛與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冬十月唐以李彝超爲定難節度使彝超上表謝罪故有是命

乙未唐主從珂清泰二年春二月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

甲辰晉出帝重貴開運元年春二月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侵契丹以救晉

辛亥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夏四月周夏州附于北漢

乙卯周世宗榮顯德二年春正月周遣使如夏州李彝殷以折德扆亦爲節度使恥之塞路不通世宗詰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係輕重且宜撫諭彝殷庶全大體世宗曰德扆數年以來盡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齊詔書責之彝殷惶恐謝罪

丁卯宋乾德五年秋七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叡嗣彝興即彝殷克叡即光叡宋避宣祖太宗諱故改之

戊寅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三年夏五月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繼筠嗣

己卯四年秋七月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壬午七年夏五月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六月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人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緦麻以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冬十一月以李繼捧爲彰德節度使

甲申雍熙元年冬十月知夏州尹憲襲李繼遷破走之憲與曹光實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而還

乙酉二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疆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於是率衆攻麟州使人紿都巡檢使曹光實曰我數爲北勢窘願請甥舅之禮期日會於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遣知秦州田仁

朗等將兵討李繼遷夏四月徵仁朗還五月副將王侁擊李繼遷走之銀麟夏州悉內附

繼遷陷三族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喜曰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不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邀其歸路虜成禽矣部署已定帝聞三族已陷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有所救也臣已定禽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帝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麟州諸番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遁去郭守文復與尹憲擊鹽城諸番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番百二十五族內附戶萬八千餘

丙戌三年冬十二月李繼遷請昏于契丹契丹以女歸之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昏大國以作藩輔契丹以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

戊子端拱元年夏五月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棒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

庚寅淳化元年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爲夏王

辛卯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至是與保忠

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帥攻夏州繼遷歸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

甲子五年春正月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爲河西都部署討之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送京師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妾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乞罷兵帝覽之遣中使賫繼隆進軍及師壓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并其衆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夏四月削趙保吉姓

名隳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姧雄因以竊據欲隳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於綏銀五月賜趙保忠爵宥罪侯保忠至汴帝詰責而釋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繼遷獻馬謝罪又遣親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

乙未至道元年夏六月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乃以浦為鄭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丙申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於浦洛河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帝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秋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擊敗之繼隆不見虜而還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青岡峽直超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遂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轉戰三日虜遂却又先

絶其要害歸師肅然虜不敢近

丁酉三年冬十二月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繼遷表求蕃任眞宗皇帝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

辛丑眞宗皇帝咸平四年秋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畧使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掠益甚乃詔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爲不可失帝惑之李沆言莫若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

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

壬寅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

濟知靈州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之

癸卯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長潘羅支爲朔方節度使

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

冬十二月趙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潘羅支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

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於是潘

羅支僞降保吉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合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失創其奔還死於靈州境上年四十二子德明年二十三矣保吉將死戒德明曰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以祈見聽德明乃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贈保吉尚書令尋封德明爲西平王帝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曹瑋上言可因其國危子弱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徙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不報

甲辰景德元年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 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至是卒

丙午三年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爲定難節度使

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欵俟奉誓表請藏盟府帝
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
節度使封西平王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
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幾
契丹亦冊為
大夏國王

庚戌大中祥符三年冬十二月夏州饑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
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
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
曰朝廷
有人

戊辰仁宗皇帝天聖六年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
昊襲回鶻甘州取之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之為太子

壬申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是歲封德明為夏王未幾卒年五十一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遣楊告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年二十三矣契丹亦遣使冊為夏國王既而避其父諱改宋明道為顯道稱於其國中

甲戌景祐元年秋七月趙元昊反寇環慶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攻後橋諸堡破之元昊稱兵報仇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改元開運尋改廣運

冬十月趙元昊進毒殺其母衛慕氏母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於河遣使來告哀

乙亥二年冬十二月吐蕃唃廝囉大敗趙元昊于河湟趙元昊遣蘇奴兒擊廝囉兵敗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犛牛青唐宗哥帶星領諸城夏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又僻兵臨河湟廝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什八九鹵獲甚衆廝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丙子三年冬十二月趙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元昊既悉有夏銀宥綏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

寶元元年冬十月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遇稱帝于夏

州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赤城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遣使奉表曰臣祖本出帝冑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鎮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封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三十年邊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因端閑輒生狂斐制小番之文字改大漢之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稱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於時再讓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乘行之

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懽好魚來鴈往任傳隣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候帝俞十二月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以竦知涇州與維俱兼經畧使又命天章閣侍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條陳十事一教習彊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羅幷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

己卯二年夏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元昊表至群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諫官吳育獨言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附順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於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誥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冬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勤使青擊走之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

元孫戰沒

元昊將攻延州詐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元昊既破金明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監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先趨延州爭門至三川口西遇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萬俟政郭遵皆與平合步騎萬餘結陳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偃月陳賊兵涉水為橫陳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陳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則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卻黃德和居陳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還兵併力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仗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鬬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

州得不陷詔殿中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黄德和坐要斬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

夏五月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

秋八月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十一月詔鄜延涇原兩路進兵取正月上旬討賊范仲淹上論未宜進討疏曰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任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

任戰鬭始賊衆深入蓋爲官軍以分地自守旣不
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爲邊
患其虜切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
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
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
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
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
侯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之數路並入且併
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
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
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内起兵
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
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況鄜延路已有
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饑
其勢則易制及可優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
亦不至有亡虞自劉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

積糧草移士馬大爲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爲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苟伺春暖舉兵尤未能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鬥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肆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鎊度其已失本望况已下教招構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須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相勒兵

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義歲時之問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我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爲夷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一熟議亦稱須與狄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絶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昊賊相遠一懼漢兵威逼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于是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歐陽修又以三事上言臣伏見自元昊叛逆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切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懦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遅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

頗不甚遠故切自謂可以取萬一耳謹條以聞惟
陛下仁聖寬其任妄之誅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修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易敗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而深入然國威不屈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吾以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勝則來蓋爲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之勞也或擊吾之東或擊吾之西乍入所以使吾分兵備多而不得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兵已老民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

吾困弊可以使吾不堪其忿困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之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窘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益窘則賊謀無施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此上策也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以來未有四十五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以上逾年而不出則鋒不可當孰卻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其竟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計以撓我我無長策以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敵之謀內察國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

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而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強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也試言其故昔秦席六王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一舉而滅者然秦漢尤強其所難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自劉平陷没賊鋒熾銳未嘗挫衂攻守之計未知所得天威所加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能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十五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如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去矣至於鬻官入粟而下無應者改榷貨之法而商旅不行是四十五萬之人唯取足於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

爲盜者須水旱耳外爲賊詳之所疲內遭水旱之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力推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全而兵可以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溥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

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
倉之迹往往皆在然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
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
以避其險卒泝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
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
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
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
西得一二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
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在三門阻
其中耳今宜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
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
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
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按耀卿與晏初治漕時
其得尚少至末年其得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
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
道南陽過丹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

然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濬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皆自古用兵往來之徑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自鄧西北至永與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祖入關其兵十萬尤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且自維陽為都行者皆趍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自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人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卹有司之勸內賜禁錢數十萬以給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冷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復從京師轉易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近遠

等者與尤近者皆使置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衛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功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煑海鑄山榷茶與酒征之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而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棄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代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欵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斃至追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鈔寇

則其治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方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後郡國皆自積穀數百萬隋唐田制尤當不可勝舉其勢難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溥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舉其近者自京邑以西地之下闕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歟夫役重而逃亦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以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議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頋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賊其尤可甚患者京西素

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唯力農是仰而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上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促是相靡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而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之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特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乎北者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私牛之客不容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無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二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地

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傒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榷商賈臣聞桑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者之患久矣自漢以來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與利日繁兼并者趍利日巧其至甚也商賈坐而權利其故非它由與利廣也夫與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而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已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一爲國之利多者茶鹽耳茶自變法以來商賈不行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既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

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令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取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取之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發之二年十未藏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資國之錢幣耳令不散而二物惜朽壞也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其必鎦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令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利而誘大商此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令又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毋要有司變法利既薄則小商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

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積貨尚安肯勉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剥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賣積貨也今必欲以術制商宜盡括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小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退憂彼蓋不能守積錢而閑否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並寄則易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闤市之事此大商之不自爲臣謂之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也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而行賊利則出而擾之几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賊歛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

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而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辛卯慶曆元年春正月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議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反復戒諭書曰正月日具位某謹脩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眞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以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

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
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
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
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
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
之大功其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假有
本國諸番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
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
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
憊邪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兢爲吞噬死傷相枕
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
某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
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
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畧甚未副天
子之意某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
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

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
土衣冠言語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
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何衆情莫奪亦有漢
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契
丹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
晉朝有援立之功特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
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
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
契丹之稱竊其禮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作
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
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
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
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厭我
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

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加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 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荊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衆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來正萬邦吳越納疆幷晉就縛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熈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某料大王諫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於茲漢之兵民困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

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熱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思咸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特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其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柰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

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
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臣子何
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其與招討太尉夏公
經畧客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
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
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
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
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
爲便役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
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遠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後
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
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享賜爲大
王勅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梢稱蕃吏之職以避
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吴越王錢
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
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

其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知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恭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某再拜仲淹分折焚書奏曰臣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於是左正言孫沔上言曰臣伏自前月以來聞中外言昊賊使高

延德持書至延州有歸服朝廷之意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去僭號方可納欵仍聞大臣頗有異議或言忠義可賞者或言專命可戮者此數人皆平斷天下事何是非智識其相遠悖如是又臣寮上言者多相矛盾竊恐衆論紛撓以致惑亂視聽臣曉夕思之未知孰得今偶有所見揣昊賊情偽之計原邊臣得失之謀其理有三敢悉陳之萬一上合聖聰亦愚人之極慮也一者以西陲蕃户久來貿鬻羊馬藥物歲數百萬至於米鹽飲食皆取資於内地自昊賊背逆凡二年謹察邊方禁絶交易彼又驅率鬭戰殺害父子量其蕃族怨望者衆矣今忽來歸順者蓋知中國必未納其姦謀將紿其族類必曰我爲爾請和通其有無朝廷未允耳此將以激怒其衆使爲邊患也二者近聞昊賊入寇涇原騎十餘萬此亦慮我知其盡鋭離於巢穴而以別路攻其不備故使延德偽來貢欵而緩我鄜延

一路之兵也三者范仲淹素負時望多士歸募今處邊任得將士心軍民受賜夷狄所聞故昊賊未測其寸謀因用延德爲反間以謀撓我師使疑而退黜之賊得其計矣臣又謂仲淹移書有利害者三焉一者賊請歸欵以我不許爲激衆之謀令仲淹荅而許之則賊之策不得行此亦我權其利也二者賊以計緩我鄜延一路入攻之兵則我本無深討之策雖其詐來之意於邊境之慮亦無害也三者賊謀撓我師而仲淹荅其書雖於軍政無損實亦自蹈危機令大臣果責其專命或言其可斬者若有奸謀深利此言使賊知之因致悖慢之言僞爲交結之意起市虎拾塵之說設並馬草具之事冀朝廷疑仲淹而朋比有嫉害者從而媒孽之大則受誅戮之罪小則必竄逐其身使國家一朝失賢三軍無帥去邊地之長城開賊衆之大路此實可憂之甚也臣又見前歲王德用被罪廢黜本

其事發之因亦由臣案以識記之言形貌之肖章
奏交上何止於三使會參被殺人之名而不得自
明也蓋德用王公之節得軍中之情有總統之望
爲遠人所知驟獲憂疑忽然廢棄使邊鄙無大將
而朝廷終不敢起德用豈非吳賊以寄謀挾邪而
中害良善也今仲淹盡誠許國立義忘軀獨處遠
徼不顧危亡求之品流罕有倫擬在陛下聖哲推
其本心令得盡節則天下之幸也臣恐吳賊即設
姦計復答其書矯陷仲淹暗合臣說則望陛下念
之以辨其詐使賢材不爲賊所欺逐則夷狄亡滅
立可俟矣或曰蕃寇小醜安有遠圖臣對曰預備
則無患過慮則少失若吳則實欲歸款料之雖過
於事無損即如前歲賊使六十餘人峨冠變服託
以貢奉宣言僭稱之意時宰執謀議固無異術但
下詔削奪遣還而唯知制誥吳育上言以 聖朝
太平既久兵戰不習[illegible]且因而撫之然後備邊[illegible]

■以議攻取爲便當日柄臣皆請其怯令二年連陷將帥覆傾兵衆豈復可以小寇待之然欲行吳育之策而未能也况仲淹以書移賊自是閫外事宜若昊賊因而歸順亦國家軍事之利於朝廷有何累哉今韓琦督戰無功敗軍殺將尚不欲黜削恐傷國體况仲淹以計策或有得失且於事未有大過豈宜輙加其罪諒陛下神幾聖斷盡在策中不待言而後知也臣與琦仲淹皆故舊深知今論事之際必盡公言決安危之計非爱憎之心也伏望陛下萬幾之暇乙夜詳覽幸甚

二月元昊寇渭川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死 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遣衆寇渭川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桒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

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便勢不可戰即據險設伏要其歸路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趨懷遠擦龍川遇鎮戎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馬羊偽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薄暮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時巳陷伏中矣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詰旦福與懌循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陳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陳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陳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覆崖塹懌肅戰死敵分兵斷其後任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鬭槍中左頰絕喉而死子懷亮

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
四千五百陳於觀軍之西趙津將尾亭騎兵二千
繼至珪屢出畧陳陳堅不可破英被重傷官軍大
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
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夏竦遣
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
上章自劾循奪一官知秦州先是范仲淹以先脩
諸寨上言曰臣近准陝西都招討使夏竦牒連到
朝廷指揮所有行軍所須令三司與韓琦等商量
疾速擘畫應副者臣今據鄜延路部管葛懷敏等
申所要軍須糧草共四狀繳連進呈臣相度前項
軍須糧草萬數不少必是一兩月辦集未得如令
辦搬運上項隨軍輜重糧草又須用廂軍二三萬
人必慮諸處廂軍數少起發不得或使駱駝騾子
一二萬頭即山路險隘與兵馬三二百里轉難主
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變崎嶇暴露稍有

驚危便多逃散拋棄糧草為賊之資臣切見延州
廢却承平南安長寧安遠塞門𢷬栳六寨之後自
延州去賊界二程并堠漸遠賊馬動息卒不可知
又退却疆界賊轉深入又况延州東路廢却諸寨
歸明弓箭手書皆流移着業未得又諸寨側近蕃
部亦多驚起在近裏與漢户雜居令春未有土田
耕種若不修復舊寨其蕃部既無活路恐糾率打
刼近邊人户走入橫山賊界則其患不細臣又聞
得橫山蕃部散入岩谷多設堡寨控扼險處入界
之時兵少則難近多則難行假使主將智勇能奪
其險彼則遠遁我無所獲須過橫山後方到平沙
却無族帳可取其討伐之計須是將帥出奇兵從
天落則無非常之功似令重累而行實憂不利臣
雖密奏朝廷留此一路未速討伐以示招來之意
其邊界舊寨不可不謀乞作聖意指揮遣近上使
命急至鄜延路令與臣催促諸將於二月半後出

兵萬餘人於廢寨中揀有利處先次脩復未須大段軍須只以隨軍運糧兵夫因便興工候着次序選驍捷將兵以守之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彼或放散人馬亦朝夕便知我則運致糧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舊疆彼未歸順我已壓於賊境横山一帶在我目中强者可襲弱者恩附此亦禦邊之一事然脩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不少比之入界勞弊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得東路熟户蕃部矜歸明弓箭手乞聖慈裁酌轉運使龐籍亦上言曰臣伏以元昊父子受國大恩一朝反叛今朝廷議討伐以正逆順實合大義然此時興舉須為萬全之策臣謂用兵之道必先度我將既良我士既銳然後料敵之虚實乘其釁隙而一舉滅之去秋鎮戎之戰依城壁據根本以主待客而諸將或傷中而退或閉城不出

其士卒既無用命赴敵之心使賊殘毒人命剽刧財物從容進退如入無人之境可謂將不良士不知矣元昊君臣之間未有釁隙又間諜詛絕無由知其虛實而使出界攻討此不可不爲朝廷憂也去春劉平等陷沒之後邊城人心日久惴慄幸卽時更張軍政比來士卒之氣漸振儻復一出不利則衆意愈懼必難再奮也况出界之後山川道路我軍素未經涉須以蕃部爲鄉道則其姦詐不可不防若至險隘之處部伍輜重尾首遙遠忽有伏兵鈔掠則必至潰散况黃德和敗手下潰兵不少至今招集未獲若數萬衆更潰而散不敢歸益生邊患不細臣切度廟謨以大兵屯聚已久上費國力下困生民欲決於攻取之計其餘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爲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數少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禦捍賊地所產之物嚴法以絕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旣刧掠

無所得兼貲利無所通其勢必日蹙如更益練將卒候其釁隙可乘然後大舉庶幾有萬全之策也安撫判官田況亦上言曰臣伏見昨夏竦等爲累奉詔以師老費財慮生它變令早爲經畫以期平定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稟聖筭其守策最備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令一旦稟命不敢持兩端非有夙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牽合殊無紀律昔繼遷屢擾邊陲太宗親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衂而還又嘗令白守榮馬惟宗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淸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所建之策恐未皇稟復臨事進退有誤大舉請以事驗之且行師有期便須協力令鄜延路總管司葛懷敏等須索百端料必不能應副足以爲辭此不可者一也議者以謂賊嘗併力而來我嘗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衂今若

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係於將帥之材材有小大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況庸人乎苟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入十餘萬人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則奔潰可憂今邊臣所共奬者朱觀葛懷敏爾近於鎮戎軍界劉璠定川等兩川西賊境中生聚牛羊皆遷徙遠去惟空族帳守者二三百人輒來抗敵諸將奔走駭亂幾不自免部隊前後不復可齊兵甲械用大爲擄奪今兩路齊入併擊劇賊若不有利則邊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此不可者二也自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不敢深冦郡縣以饕其欲者非算之少也蓋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我師深入若無成功大國威靈益爲彼輕況或別墮奸計以至它虞此不可

者三也議者又云將師之間雖未足以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没士氣挫怯未易勇奮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近下使臣數輩干賞圖利欲邀奇功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議者又云非欲深絶沙磧以窮妖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孥弱以厚怨毒誠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策爲彼之所爲亦當雷震電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巧爲計謀盛設隄備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此不可者五也自其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之可窺而暴爲此舉計事者但欲决勝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頗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其如國事何此不可者六也昨延州范仲淹奏乞朝廷開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

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存問或可招納令尹洙到延州商量仲淹堅執前奏未肯出師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令諸處探到事宜多言昊賊埃我師諸路入界則所兵一處以拒敵招徠人杜文廣所說一同此正陷賊計中此不可者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殊無定筭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或失期會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更有侵掠則須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容賊殺掠當以軍法從事或探得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有輕舉恐落奸便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然自議攻討以來賊中呼集醜類廣為防守遷移勞擾未嘗少安至今卻有通款意亦不為無益至於驢畜軍需之物虛煩調發卻欲罷兵亦是事之小者臨時分擘處置亦不為難所顧者安危

大計爾乞密降
朝旨下總管司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畧安撫招討使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琦知秦州沿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益兵三萬選將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來則併力擊之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延州自元昊叉城皆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命部將狄青等襲取故地多築城砦延民以安初元昊陰約環慶酋長六百人爲鄉導仲淹至部卽奏行邊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羌人親愛之乎爲龍圖老子以慶州西比馬鋪砦在賊腹中欲城之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板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

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兵勸還
鄜延路都鈐轄知延州張亢上所疑十事曰臣伏
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弊
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
十事臣切謂王師每出不利其非節制不立號令
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
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
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
者之所遁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
奮或山川阻險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
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
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
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
十程去秋賊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
鬪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
別路必來如此不戰而自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

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復兼鄜延其涇原路副總管爭亦兼隣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於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之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効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之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二年然後功成今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衂而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之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

司使定奪以聞或剳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逐旋施行後令復即衙改胥吏有抄録之勞官員無看詳之職邊防軍政一無定制臣之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録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之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鋪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鋭武毅等指揮久未教閲但費軍廪無益邊備臣之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内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

何以支梧臣之所疑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尺籍心薄田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它日為患不細臣之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即行降黜

壬午二年秋九月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死元昊遂大掠渭州

种世衡遣王嵩至夏以書物疑間剛浪唆嵩被囚剛浪唆遣李文貴詣世衡請和龎籍曰此詐也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懷敏督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兵大潰懷敏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受將校十四人死馬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川焚蕩

廬舍屠掠民畜自涇州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

癸未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西圖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大喜亟出王嵩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浪唆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而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遣至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詞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詔曰昨以夏國

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户去秋乃復宜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群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爰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賀從勗至京師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吏往議之許封冊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邵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舍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弊朝議虞情翻覆不常邊備不宜遽弛御史中丞賈昌朝遂以馭將言於上曰臣昌朝言 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大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伏威靈所向有功近歲西

羌之叛驟擇將鎮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

甲申四年春三月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於元昊

夏四月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户各不復還自此有

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其㮄栳鎮刀南安承平故也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爲畫中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求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士世以爲胙今乃納忠誨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

秋九月契丹伐夏

冬十月夏人誘而敗之契丹及夏平

契丹主宗貞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

獻且進方物契丹進軍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蕭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不可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二月册元昊爲夏國主

余靖使契丹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册禮使册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册以漆書竹簡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朶殿使至其國

相見用賓主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者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先是樞密副使韓琦上言曰臣伏見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為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畧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於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利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以絕任邊和市上下困乏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五萬之厚賂非為得計耶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稍弛則必有大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遁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

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誅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西河越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耳若議南收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歲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強盛意欲并呑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衂犬羊之性切於復讎必恐夏自此交兵未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待釁之時也若能內葺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斂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

去大憂而取大利

則爲天下之福

戊子八年春閏正月夏元昊卒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立没藏氏所生也養於母㳅訛龐訛龐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改元延嗣寧國尊没藏氏爲皇太后　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寧令哥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寧令哥納没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寧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爲訛龐所殺元昊鼻創死　王稱曰自德明欵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彊梁兇悍乃謀僭尊號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彼能叛君而子能弑父此天道也

夏四月冊諒祚爲夏國主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部

分以披其勢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

朝廷之失機會

己巳皇佑元年秋九月契丹伐夏夏人襲敗之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師帥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兵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庚寅二年春二月夏侵契丹 三月契丹伐夏 冬

十月夏請平於契丹契丹不許夏兩遣使於契丹乞依舊稱蕃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夊栝等使夏索党項叛户夏表契丹乞代党項權進駝馬等物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於蓟州

癸巳五年秋九月夏及契丹平

丙午英宗皇帝治平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詔曰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蕃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

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訪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嚮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憐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遠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户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褁銀甲氈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柵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

丁未四年冬十月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

山遂復綏州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知青澗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許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可南地知延州陸詵言情僞未可知戒諤勿妄動諤持之力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畧陝西

种諤既受鬼名山降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朝議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离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具論綏不可棄卒存綏州

貶謫四官安置隨州

十二月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諒祚鈿遣殺楊定守領李崇貴韓道善既而諒祚卒年才二十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及崇貴等至言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遣之寶劍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寶劍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己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為夏國主夏改元乾道秉常方七歲其策文曰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於戲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上而王業懋若古申命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秉常迪性純一飭躬靖虔生禀山川之靈舊傳弓鉞之賜撫有西夏尊於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知守國當保其

衆乃內發誠素外爭誓言質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顯微實錫爾以茅土之封不爲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爲不榮消艮既良備物既渥誕舉玉冊以華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書司封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航文思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彭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劉忱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爲宋藩輔夫覆謙順者靡不膺長福懷驕肆者靡不蹈後虞率身和民時乃之績往欽哉祗予一人之彝訓不可慎歟

己酉神宗皇帝熙寧二年春二月夏人寇秦州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忍死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城綏州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

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達境城綏州不以易二砦改名綏德城

庚戌三年秋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陜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執信等斬之復出追夏人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柔遠城砦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於榆林游騎到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乃以絳爲陜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

辛亥四年春二月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遂城囉

兀韓絳開幕府於延安後以种諤爲鄜延鈐轄諤謀取横山乃帥師襲夏人於囉兀大敗之因以兵三萬城馬

三月夏人陷撫寧諸城諤進築求樂賞逋三砦令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砦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世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涕泗而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没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罷知鄧州

辛酉元豐四年夏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宦者李憲畜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知慶州俞充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毋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

罪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决意西伐孫固呂公著皆極言不可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

九月李憲復蘭州 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復襲女遮谷破之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 种諤克米脂城 諤率鄜延兵出綏德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高遵裕復清遠軍 内使王中正以河東兵入宥州 中正率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於宥州時夏人棄城走

河北城中餘民百餘家中正遂署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十一月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次磨移隘遇夏衆十萬拒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决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多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率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二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退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幷其館

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唆丁敗之次於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壬戌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毋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故士卒無功而還帝論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孫固以憲後期當斬帝以憲有功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秋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仲諤之議城銀州也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禧至上言求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之种諤不可帝從禧議禧

自率諸將往禦十四日而成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禧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比抵米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進薄城下將士皆有懼色珍曰今衆心已搖不可以戰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陳於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得地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蕩衝突大衆繼之珍鋭卒敗奔還蹂後陳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餽餉皆爲夏人所隔种諤怨禧亦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求能皆遇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

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權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官軍熟羌議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贈禧等官第貶栝隨州安置降珍爲皇城使

癸亥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劉摯言李憲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

夏閏六月夏人復來脩貢夏人亦弊於兵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涇原劉昌祚乞通和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荅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上表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表乞侵疆帝不許乃荅以

詔曰項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

甲子七年春正月夏人大舉寇蘭州　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冦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

丙寅哲宗皇帝元祐元年秋七月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　帝初即位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欲帝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邢恕亦言當訪之邊人光乃召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披圖示不可捐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

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畫以給還遂遣穆衍往吊祭秉常時年三十六矣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夏改元天儀治平乾順方三歲

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砦畀之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丙子紹聖三年冬十月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地未定侵擾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母子親督桴鼓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捍

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三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與戰死初帝聞夏寇泰結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還

戊寅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知渭州章楶大敗之獲其將嵬名阿埋 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疆土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及平夏被圍楶禦之獲其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震駭不復振失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

己卯二年春三月遼人爲夏請和 夏求援於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事

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仍獻王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先是夏蘭會正鈐轄苹苨嬈以部落來降既而知環州种朴徼赤羊川獲賞羅訛乞家屬孥蓄及夏人追戰又俘其監軍訛勃羅夏主乞悔懼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曰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姦黨之擅權累爲奸臣之竊命頻生邊患增怒上心釁端既深理詐難逭幸凶黨伏誅稚躬反正遐馳懇奏陳前咎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班詔而申諭獲貢誓以輸誠謹當飭疆吏而永絶爭端戒國人而常遵聖化違約則凶咎再降背盟則基緒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於是荅以詔曰爾以凶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念彼種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靜乃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命爾毋爽約

朕不食言自今已往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矣

乙酉徽宗皇帝崇寧四年春三月夏人寇涇原遂誘吐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蔡京使王厚招誘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愈急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厚又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與請皆拒之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溪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爲羌所執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叛帝親書五路將師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治之獄既具蒙奏曰臣蒙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西賊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

股體也於是皆免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鄯州防禦使

乙未政和五年春正月熙河將劉法敗夏人於古骨龍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秋九月王厚等攻夏臧底河城敗績夏人遂大掠蕭關厚與劉仲武合涇原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二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丙申六年春正月劉法攻夏仁多泉城屠之童貫使劉法劉

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　渭州将种師道克夏臧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　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屠靖夏城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潜穿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己亥宣和元年春三月劉法及夏人戰於統安城敗走夏人追殺之童貫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強遣之乃引兵三萬出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峗守兵追之斬首而去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遂乘勝圍震武

城將陷蔡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壬寅四年夏六月夏人救遼金襲敗之於宜水金之擊遼也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斡魯婁室敗之於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癸卯五年夏五月遼主延禧奔夏遼主青塚之敗也走雲內夏主乾順遣使請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於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特烈陰與耶律元宜共刦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

金遣使如夏斡檎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已渡河乃遣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甲辰六年春正月夏稱蕃於金金以邊地畀之

夏得金書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蕃於金表曰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遣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齎牒奉宣若夏國追悔前非捕送遼主依遼國舊制及賜誓詔有或不虞交相探援者臣與遼國世通姻契各係蕃臣輒爲援以啓端督犯威而結釁既速遠天之咎果俾敗績之憂蒙降德音以寬前罪仍錫土地用廣維藩載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以後凡歲時朝賀進貢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舊例其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犇竄到此不復存泊即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無敢爲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徵兵即當依應至於殊方異域朝覲天闕合經當國道途亦不敢阻截以上所叙數事臣誓固此誠傳似不變苟或有渝天地監察

神明殛之禍及子孫不克享國於是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誓詔曰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誓詔於夏國主乾順先皇帝誕膺駿命肇啓鴻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効力於昏主致結釁於王師先皇帝以謂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迨朕躬之纂紹仰遺訓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內附飭使軺而充貢効臣節以稱藩載賜寵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土地使聘禮節相爲援助等事恭依先朝制詔其依微兵所請於戲三辰在上朕豈失盟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厥誠

丙午欽宗皇帝靖康元年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先是粘沒喝遣撒栂使夏許割天德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

州夏人遂取天德武州等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兵馬監押朱昭力戰敗死既而金將谷神以數萬騎陽出爲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執其使

己未高宗皇帝紹興九年（金熙宗亶天眷二年）夏五月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乾順殂年五十七仁孝年十六即位改元大慶）

庚寅孝宗皇帝乾道六年（金世宗雍大定十年）夏五月夏相任得敬脅其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於金金主不許

初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偪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於金爲得敬求封金

主以問宰相欲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有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偪奪非其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朕為四海主寧容偪於賊臣若彼不能正則當以兵誅之乃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牘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

癸丑光宗皇帝紹熙四年金章宗璟明昌四年冬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祐立仁孝建學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殂年七十子純祐年十七立改元天慶

丙寅寧宗皇帝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秋七月夏李安全

廢其主純祐而自立安全乾順孫越王仁友子也封鎮夷郡王至是廢純祐而自立改元應天純祐亦尋卒時年三十

己巳嘉定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夏五月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元太祖自將

庚午三年金大安二年秋八月夏侵金葭州夏自宣和間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爲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辛未四年金大安三年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安全殂年四十二有子曰承禎未立齊國忠武王彥宗之子遵頊立遵頊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爲大都督府主至是立年四十九改元光定

甲戌七年（金宣宗珣貞佑二年）夏五月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絶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冬十二月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西涼

己卯十二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夏人請會師伐金詔許之

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　秋八月夏取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議和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還夏甯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曾侯帥師發下城安丙命沔州都統張威利都統程信與元都統制田冒金州都統陳昱分道進兵威與諸將遲疑不進質等竟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鹽川鎮程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人自安遠退師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去

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侵夏夏人以兵附之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鹽府等宴木華黎於河

南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傷馬木華黎既取葭州綏德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贄馬拜

癸未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 冬十二月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於其子德旺遵頊自號上皇未幾卒年六十四德旺年四十二立改元乾定

甲申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冬十月夏及金平 夏人與金通好八十年嘉定六年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報之

乙酉理宗皇帝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 冬十月蒙古鐵木眞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 以西夏納仇人亦臘喝翔昆及不入質子也

丙戌二年 金正大三年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睍立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年四十六國人立淸平郡王之子南平王睍

丁亥三年 金正大四年 夏六月蒙古鐵木眞滅夏以夏主睍歸 蒙古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於六盤山踰月夏主睍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黄兩

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獨
大黄可愈楚材之所活萬人

遺事雜志

唐 授田牟靈州節度使制

門下奏築城以備虜未若選將爲長城漢設策以禦戎未知得人爲上策况朔野之北全凉以東兵臨五城地遠千里非疇勞無以分爵土非用武何以示恩威副吾勤求允屬雄傑檢校金部尚書金吾衛大將軍田牟才度間生智能兼從家承弓冶

業擅韜鈐而又揭厲儒流詳閑吏術不戰而烽煙自息言兵而勝負已知洎早服官榮常參羽衞流五原之懿績播三鎭之威聲風猷藹然令望斯著如（一作知）爾兄弟之孝友化自閨門祖父之忠貞書于竹帛是用擢任環列爲予警巡覩其形容益見誠意朕以兇羌未戢邊障是憂籍汝通明與我安撫所宜勵清廉於虜偕宣惠澤於戎人恢紀律貴乎齊刑理蠻夷悉其生事藩垣北地控帶長河仍

加毛玠之榮不改趙堯之秩可檢校吏部尚書靈州節度使

授鄭齊之靈武副使制

朕以靈武重鎮控制西戎故選於和門付以油節思得幹用以佐參畫如聞齊之自得科名留心政術奉沙漠之使佐榷筦之司口不告勞人稱奉職其與思譙詰洎知退皆鑽研文學承龔軒裳暢彼聲光端其操履是可以佐鐏俎於台席奉指教於

才臣而八達九衢曉巡夜警亦執金吾之重務也

咸允章奏無忝所從可

西夏請售青白鹽鹽出烏白池夏人擅以爲利自

李繼遷叛乃禁毋入塞未幾罷慶曆中元昊納欵

請歲入十萬石售於縣官諫官孫甫等言軍運疲

勞又並邊户嘗言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

少雖刑不能禁今若許之則並邊蕃漢盡食夏人

所販青鹽不能禁止小則解鹽利稍陜西財用屈矣

乃不許其請

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覘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

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謂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往乃礱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

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懐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劒决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捲滿天飛吴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容齋三筆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吴皆華州人薄遊塞上覘覧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畧耻於自售放意

詩酒語皆絕豪嶮驚人而邊師拳要皆莫之知張
無所適聞夏酋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
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
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
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憇執之夏酋詰
以入國問諱之義一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
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
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蓋如此其為人概

可想見洪文敏謂二人名偶與曾同寔不詳其所以更名之意云程史

元昊幼時嘗往來牙市中曹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既至觀之曰眞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夢溪筆談

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燄益張常有並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唆號野利王某某號天都王各統精兵於別部元昊倚以爲腹心凡所以能勝我

軍皆二將之策也种將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
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誘令冠
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
充經畧司指揮且力爲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衣
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旣深世衡又不禮以奴
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
然望世衡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
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

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嵩貧賤無狀蒙將軍
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
棲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
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
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
嵩此非瀕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
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䈚為信俾遺野利嵩
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

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将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之嵩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日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詣詰将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樵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緑衣小竪立其左右

嵩意元昊宮室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賫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

左右言則詐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世衡燕服據案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鳧鴈侍左右於是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世衡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還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幷間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

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
紙幣何有虜至急發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
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旣失二將
久之始悟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白警編
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
王與元昊乳毋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
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
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

野利寶刀而吃囊之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囊竊野利刀許之以緣邊戰任錦袍眞金帶吃囊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序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九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

以罪自此君臣猜貳 夢溪筆談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西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遽褰幃帳魏公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佑亦在延安謂

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盖行之則沮國威令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自警編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楊吉入番弔祭吉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遂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領詔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吉於廳其東屋後若千百人鍛聲吉陰知其有異志還

朝廷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藏訛龎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藏氏授戈於甯令受使圖之甯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藏訛龎輩仆甯令梟之明日元

昊死立諒祚而舅訛龎相之有梁氏者其先國中人爲訛龎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没藏氏訛龎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龎執於内室没藏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嗣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黄屋自出督戰守陴者彍弩射之

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靴血跣于踝使人舁創畀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没寧令者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罔明誅畧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但有戰功然

皆庸才秉常荒孱爲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以李清事被廢夢溪筆談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娼老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慙且得罪遂託以他事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夢溪筆談

汝礪論曰自赫連氏滅族而靈夏出沒於兩魏周隋之間殆二百年矣拓跋赤辭以微虜得通籍于唐寔緣有土沙漠之李寔基於此思恭舉義赴難顯受麾節其子孫入五代遂王朔方彝殷歸欵世受封卹繼捧入朝賜姓天水以百千氈裘馬駱之族立中華朝請班列之端顧亦榮矣繼遷梟鷙恥戎帳之散沒起而載收之德明蜀服諸羌遂啟興州之業元昊始僭大號據土

二萬餘里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鳳之民苦於躪踐自結髮用兵未有挫衄雖遇以韓范諸賢僅能周旋其間而亦無奇大之績爲可憾也其不死於宋敵而戕於户庭者蓋其法制嚴於酬應固足以衛身然上天悔禍褫奪其魄而縱其内亂故假手於子以報其慘暴之罪發其穢濁之行固其所也諒祚智能禦宋而不能保其母秉常奪於母氏而被幽乾順建學養士似有華風

其偌見宋使又何無狀之甚也仁孝崇儒尚儉
豐財用修律令固一時之賢也然權臣竊命兵
政衰弱優悠七十之年卒無振厲之績仁厚有
餘而剛斷不足此宋之幸拓跋氏之不幸也純
祐繼統尋就廢置及蒙古兵起安全請降遵頊
出奔德旺憂死而睍被繫執夫以二十二都之
富疆乃一旦鞠為兎灰蔽為白骨蓋其始也以
忠順而著其中也以權術而興其終也以仁懦

而敵嗚呼然亦可謂歷世之久者矣

今天下為府一百五十有奇為州二百二十有奇為縣一千二百有奇為衛所不載於縣間有地志者奚啻百種未嘗覩考古若是之詳也豈吾竹山裒多逞富之好異耶蓋自戰國分天下為七至秦并其六而一之置郡邑四十然震夏之地猶未盡有漢雖取河南地置朔方郡然河西尤為夷狄所據及偽夏尊有之則乃大抗中

國歷唐歷宋或取其地或役其兵似不失華夏之尊而其勤師納幣守禦之嚴何有於斯須之暇丗元以胡人入主中國雖拓地過於前代而東南島夷尚未盡附其華夷一統玉帛萬國自唐虞以來嘗有如我

皇明之盛者耶盛久易忽保其盛而使億載一時其勢何居誠在乎謹邊圉爾寧夏之爲邊襟喉秦雍扼塞京師顧豈輕於斷匈奴之臂者視延綏

負山澗之險阻又且不倖苟或任匪其人使民
業不安兵力不振一旦失守其能彈中原之禍
武閣兹已往之跡用注將來之思庶幾保厥盛
而不墮則億載可一時矣此吾竹山之隱意孰
謂其好異也歟

寧夏新志卷六終